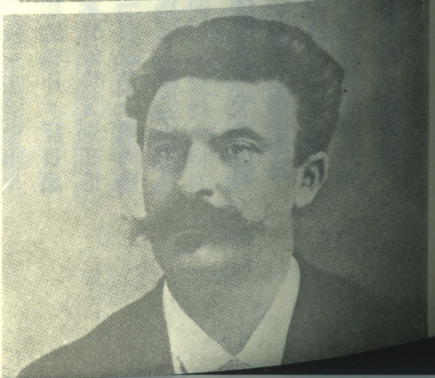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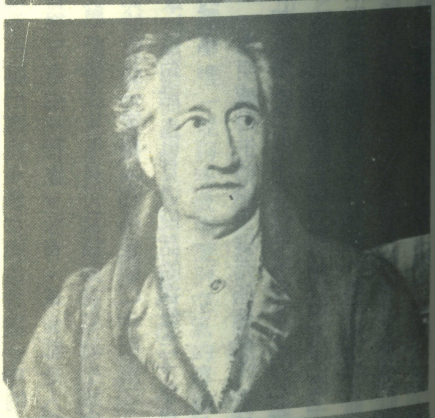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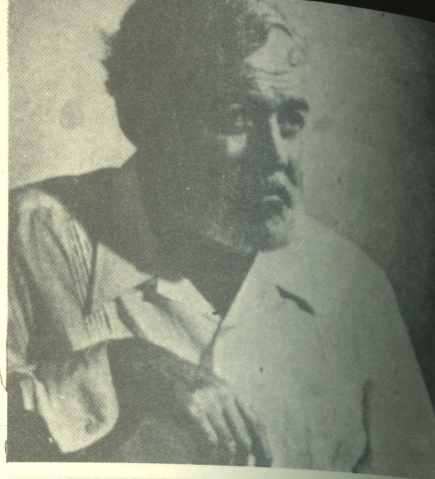


# 自殺與文學

慕蛭





## 楔子——最快樂的事

寒冷的上午，爬進樓下的街，已經好幾句鐘。這個年青人睜開眼，仰對天花板呆視良久。他套上毛衣，離開床上的女子，向一扇掩閉的窗戶走過去。他垂視樓下的街；高高的前額，抵住冷玻璃。冰冷、空洞的柏油馬路面，宛如貧血女人的臉。天空灰濛，分不出遠近的距離，水泥建築物皆停留在麻痺的狀態。同樣的街、天空、建築，已經看了兩個多月，至今氣候仍沒有轉變的徵象。

「他們都說，這是最快樂的事，but how loathsome and ugly it was!」他對自己說。幾分鐘後，他問自己：

「假如，確實如他們所說，這已經是最快樂的事，再沒有其他快樂的事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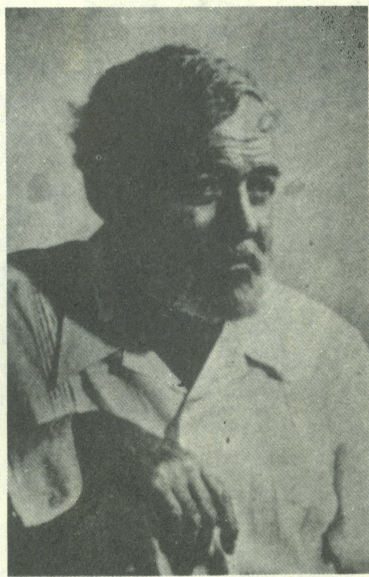
這年輕人，在是日下午自殺。

最快樂的事（王文興）

## 自殺與文學

自殺在人類的實際生活中往往帶來相當大的震驚，可是在文學作品中卻是一種很常出現的行為。莎士比亞的羅密歐與茱麗葉，中國的古詩「孔雀東南飛」，不管是服毒，是「舉身赴清池」或是「自掛東南枝」，都是利用某個角色的自殺來表達作者所要強調的意念。

齊克果說：「在可怕的內在痛苦中我成爲作家。」自殺不僅出現在文學作品中，也出現在很多作家的生命裏，自殺與文學似乎有不解之緣。



「宗教是人類的鴉片；音樂是人類的鴉片；如今，經濟學是人類的鴉片；再就是愛國主義是義大利人與德國人的鴉片。然而性交呢，也會是人類的鴉片嗎？可能是一部分人的，是一些上流人士的。但是酒是人類最好的鴉片：雖然有些人比較喜歡收音機，這是另一種鴉片，較爲便宜的鴉片。再說那就是賭博，如果賭博也算是人類的鴉片，應該是最古老的一種了。野心是另一種人類的鴉片，在任何新政府制度之下，人們篤信這種鴉片：」這是海明威的短篇小說「賭徒、修女與收音機」中的一段。在這種鴉片哲學下自由、民主、教育、革命都是人類的鴉片。諾貝爾文學獎得主史坦貝克及我國有名的小說家張愛玲分別在他們的的作品「突襲」和「秧歌」中引用了「宗教是人類的鴉片」這句話，可見這段話的確對三十年代的人產生了相當的震撼。

海明威對生活的安排充滿傳奇性，打獵、鬥牛、滑雪參加戰爭，他似乎在找尋生命真正的意義，而不僅僅是鴉片。在他的另一作品「僞春」中有這麼一段「我們在麥雀飯店真的吃到美味的好菜，雖然解決了飢餓問題，可是在那橋上和坐公共汽車回家的路上，那種飢餓的感覺還存在。我們回到了家裏，上了床，在黑暗中作愛，但是那種飢餓的感覺還在。當我醒來時，窗子是打開的，月光仍照在高房子的頂上。我轉過臉，避開月光，朝向黑暗，我睡不

拒絕鴉片的人——海明威



著，睜著眼仍在想那種飢餓的感覺：「鴉片滿足不了飢餓，持「虛無主義」的海明威可能從來沒有飽過。海明威令我想起歌德筆下的浮士德，他以靈魂和魔鬼交換，去探求人生的真諦，在歷經熱情的滿足、智慧的發展、藝術的修養後浮士德都沒有獲得真正的快樂，最後浮士德發現，真正的快樂存在於不自私的為他人服務。不過對海明威來說幫助別人可能只是社會工作者的鴉片。」

海明威也許是不願意再受鴉片的麻痺，在他獲得諾貝爾獎後七年便舉槍自盡，如果說「自殺是自殺者的鴉片」不知道海明威是否同意。

海明威被譽為「失落的一代的發言人」「虛無主義的導師」，他的確是用生命在思索生存的意義，也精確地為這個時代診斷了病情。他對生命的看法，也許就是其作品「印第安營」最後的兩句對白：

“Is dying hard, Daddy ?”

“No, I think it's pretty easy. Nick, It all depends.”

## 以生命完成文學——三島由紀夫



在所有的作家當中，三島由紀夫的自殺可算是最富戲劇性的。

事情發生前，他請了一位攝影家為他拍攝了一連串題名為「人之死」的照片。這些照片中的情景，都是三島親自設計並且扮演模特兒。雖然以死亡為題材，但卻表現了相當的美感，這個展覽已可視為三島自殺的一個警鐘。

而三島整個切腹的過程更具傳奇性。他率領四個「桶之會」（一個擁護天皇神權的組織）會員，衝入自衛隊市川總部綁架了指揮官，並發表了一分事先擬好的宣言：

——我們深深地愛慕著自衛隊，那是在是非混淆的世界中，唯一能夠呼吸到凜冽空氣的避難所。：我們看到日本因繁榮而麻醉，以致心靈空虛。：我們悲憤地看著日本人貶斥著日本的歷史和傳統。：我們相信：只有自衛隊保留了真正的日本武士精神：我們會採取這項行動便是出自真正武士精神的驅使：

三島以人質要脅，集合了自衛隊人員聽他發表這篇演說，可是在自衛隊員的謾罵聲中，預定三十分鐘的演說，七分鐘便草草結束。

三島由紀夫演說的陽台退入房間，只說：「我不認為他們聽到我在說什麼。」然後開始了切腹儀式。他先用小刀刺進左腰，再慢慢將刀拉至右腰，然後由隨行者以武士刀砍下頭顱，這是傳統武士切腹的儀式，一代文壇巨星，便在傳統中殞落了。

三島的死，震驚了全日本。日本政府更認為餘波可慮，派遣了鎮暴警察，保護首相官邸；防範右派暴動，一副如臨大敵的模樣。

我總覺得三島的死並非尋常的政治動機。在他的作品金閣寺中有一段這樣的陳述：「：這是我的壞毛病，常愛把某一種本來已有的念頭，附加上各種藉口使之正常化。」無疑地，三島是愛國的，但他的切腹自殺，似乎不完全是愛國的狂熱。

金閣寺是三島完成於三十歲的作品，採第一人稱的自述方式，被視為是三島的代表作。也許可從其中一窺其真正的自殺動機。



這篇作品描寫一個天生口吃的青年僧侶的苦惱以及對生存的詛咒，最後為擺脫美的觀念的羈絆，以致縱火焚燒金閣寺。

從小主角還未見過金閣寺之前，就因父親的話，對金閣寺有種種美好的幻想，在他的心中「金閣寺，是無可名狀、無與倫比的」。

後來主角由父親帶領真正造訪了金閣寺，卻發現金閣寺並非如他想像中地美好。作者說「我不禁懷疑『美』竟是這種樣子。」

不過主角並沒有因此對金閣寺失去信心，他暫時隱藏了心中至美落空的痛苦，假設金閣寺的美必需更進一步挖掘才能領略。

後來主角在金閣寺接受了「剃度禮」，住進了池心目中美的象徵「金閣寺」。

作品中每當主角有性行為時，（金閣寺描寫的是日本佛寺社會，與我國不同），腦海中都會浮現燦爛輝煌的金閣寺。這似乎是一種理想與現實的衝突。金閣寺是主角心目中沒有缺陷的美，而「性」是現實人生中微不足道的瞬間美。主角說「我的週遭充塞著『美』，叫我怎能再向現實人生伸手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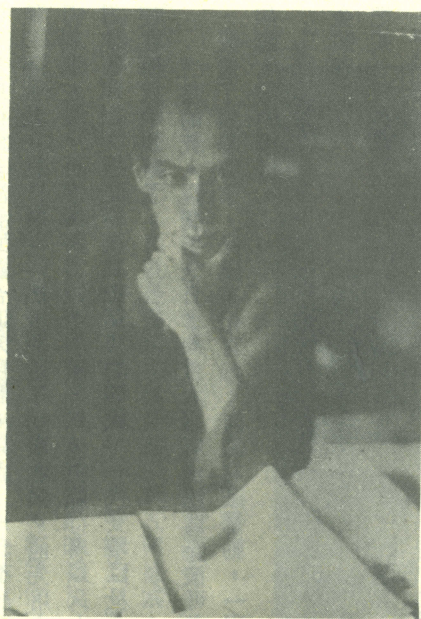
最後主角也發現「金閣寺總是適時的出現在女人和我之間，出現在人生和我之間，使我想捕捉住的东西，一碰就成灰燼，使我的展望化為烏有。」他以詛咒的口吻對金閣寺咆哮「有朝一日，妳一定會在我的支配下，變成我有，再也不允許妳來干擾我！」

結局是主角放火燒了金閣寺。本來主角有意與金閣寺同歸於盡，最後卻逃了出來。丟棄了原先買好的小刀和安眠藥，決定：還是活下去吧！

三島的一生，一直在探索生命與美的關係。筆者認為他對生命採取了年青寺僧對金閣寺的相同態度。由於他一直沒有找到生命的美，因此便像年青寺僧放火燒金閣寺一樣，毀滅了自己的生命。

三島曾提出「在『虛妄』之上，怎樣才能開出美的燦爛花朵」這樣的問題，也許他的切腹就是以行動答覆這個問題。在他心目中，切腹自殺就是「三島美學」的完成。

## 鬼才之死——論芥川龍之介



芥川是日本文壇中的鬼才，他的一篇著作「蜘蛛之絲」曾引起中央日報副刊上的一場筆戰。首先發難的認為芥川這篇小說有抄襲之嫌，因為它和 Paul Carus 的 Karma 情節有雷同之處。而反對者則認為 Karma 是一個粗糙的故事，芥川將其變成真正的藝術品。這場素材與藝術之爭，給了「創作」一個較寬的定義，也讓人進一步瞭解了芥川。

在芥川的所有作品中，「竹藪中」的知名度最高。由於電影界的巨擘黑澤明據以拍成電影「羅生門」（事實上芥川另有一篇作品叫羅生門，但電影的羅生門是「竹藪中」）因而轟動了全世界。

「竹藪中」是由七個人的自白構成。一個男人在竹藪中被殺，他是怎麼被殺？被誰所殺？全篇以樵夫在衙門的口供開其端，接著是完全不同的口供，行脚僧、衙吏、老太婆、強盜、女子，以及死者透過靈媒所作的供詞，這七人各自道出最有利自己的告白。這七個告白中，死者的告



白是因自殺而死，不過，似乎無法看出這與芥川後來的身死有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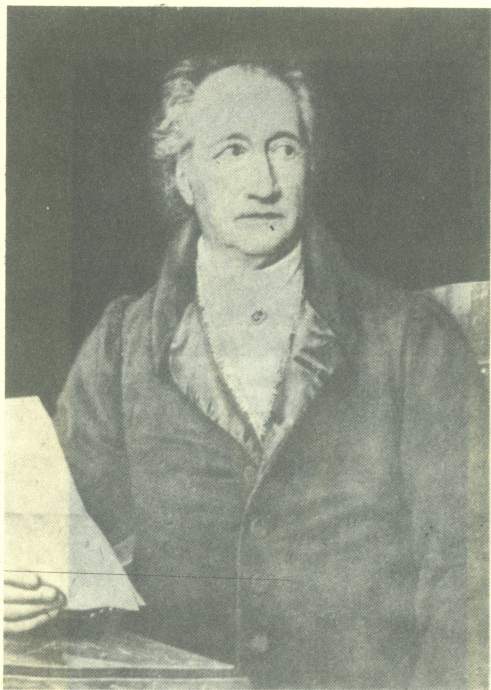
甚至從芥川的大部分作品都無法看出強烈的厭世情緒。

他的作品「橘子」寫他在火車上對一個鄉下小女孩的情緒變化。由於這女孩因面容庸俗，服裝邋遢，而令他不快。這種情緒發展至令他覺得「這隧道裡的火車，這鄉下的小女孩，以及被瑣碎、庸俗的新聞充滿了的晚報——這不就是象徵嗎？這不就是那不可解的、下等的、無聊的人生的象徵嗎？」但行文至鄉下小女孩從車上拋下五六粒被陽光染紅的橘子，給特意到平交道迎接的三個小弟弟時，作品的氣氛就變了，作者「忘了那幾許不可言喻的疲憊和倦怠，以及那不可理解、下等的、無聊的人生。」

芥川自殺時雖只有卅六歲，但死前卻已飽受失眠、胃病及痔瘡之苦。從傳記上看來，他似乎也受某種精神病的折磨，從種種跡象判斷，身心衰竭是芥川自殺的真正原因，這一點與三島由紀夫有所不同。

另一位自殺身亡的日本作家，川端康成也有精神衰弱的現象。他在一九六八獲諾貝爾獎，一九七二自殺身亡。生前即使用大量安眠藥幫助睡眠，從各方面看，他的死因與芥川龍之介相似。

## 歌德的煩惱



「少年維特之煩惱」是歌德二十五歲的作品。這是一本故事很單純的小說。以日記體的形式描述愛妤自然的青年維特和夏綠蒂相識，兩人並開始相戀。但後來維特發現她是自己親友亞伯特的未婚妻，煩悶之餘竟然自殺結束戀愛的痛苦。

這一多情的青年及其悲戀的故事，說出了當時無數青年男女的心聲，而引起空前的轟動。這本日記體的書大為暢銷，一版再版，最後當局下令禁銷，輿論分成兩派贊否不休。一般青少年都模仿維特的服裝，流行穿黃色背心及藍色外套。有些青年甚至仿效小說中的主角，盲目自殺。悲觀主義瀰漫社會。愛情和死亡變成不可分離的同義語。在歌德的著作中再也沒有第二本書，像這樣帶給社會那麼大的衝擊。（雖然「浮世德」在價值上超越「少年維特之煩惱」但影響並不大），這種激烈的反應，一方面表現了十八世紀後半的社會現象。另一方面如歌德所說，受摧折的幸福，被阻碍的前程及無法實現的願望這些事對每一時代、每一個人都具普遍性，因此任何人都會感到「少年維特的煩惱」一書是他自己的寫照。

事實上「少年維特之煩惱」是歌德的親身經歷。他與朋友的未婚妻綠蒂（Lotte）相戀並因此苦惱而考慮自殺。不過因為完成這部作品，讓主角維特自殺，而成功的轉移了他自我毀滅的想法。歌德也因「少年維特之煩惱」而躍登文壇，一直到八十三歲才壽終正寢。「To cure with arts」，歌德的例子給精神醫學提供了一個有效的治療方法。

## 小說之王的悲劇——莫泊桑





莫泊桑被譽為「世界短篇小說之王」，他以一種絕對、枯燥、無情而富於嘲弄的寫實手法在短篇小說上立下舉世無匹的成就。

莫泊桑似乎有一種特殊的才能，那就是從日常生活當中體會出悲劇性，日常生活中人類的宿命悲劇，就是莫泊桑無盡的寫作礦脈。

他作品的內容主要有：私生子問題、殘暴行為、變態性慾。在某種意義下這些事件，是短篇小說最佳題材，因為這類小說經常能給讀者帶來顫慄感。事實上有很多短篇小說的作家也經常喜歡以這些事件作為題材，只不過這些事件對別的作家可能只有間接的經驗，但對莫泊桑卻是親身的體會。莫泊桑在作品中對於私生子問題，賦與極大的關切，據說，莫泊桑雖終生未娶，却有三個私生子，像這樣以親身遭遇昇華而成的作品自然比旁人更入木三分。

莫泊桑的文學創作中最重要的部分是描寫妓女的作品。他的成名之作「脂肪球」便是其中之一。此外「黛莉埃樓」、「菲菲姑娘」等名作亦以妓女為題材。莫泊桑本人，似乎特別著重並喜愛妓女娼婦。莫泊桑的老師福樓拜曾規勸他不要經常涉足風月場所，可是他一直到發瘋而死之前仍舊沈迷於燈紅酒綠。從道德上看，莫泊桑是墮落的，但却因此而獲得豐富的寫作素材。透過娼妓這種悲劇性的角色，莫泊桑穩健圓熟地揭發了人性中卑劣庸俗的一面。

此外描述瘋狂、恐怖、幻覺的作品也佔了莫泊桑全部作品的十分之一左右。這些作品不僅有文學上的價值，就精神醫學的立場而論，也是極其正確的診斷資料。莫泊桑之所以能夠如此深刻的描述這些精神的病態，是因為他本身就是个精神病患。

而莫泊桑最大的悲劇是，他必須以自己的眼睛觀察自己精神崩潰的經過，而且必須親自加以記錄下來。這也是作為一個作家的宿命性悲劇。

一八九二年一月二日，莫泊桑陷於狂亂狀態，企圖用裁紙刀自殺，幸得忠僕之助而獲救，但從此住入精神病院，一年半後死於精神病院內。

生命的悲劇，造就文學上永恒的不朽，這是很多作家的寫照。是得？是失？留給大家自己去評斷吧！

## 結語——活下去

文學是苦悶的象徵，大部分的文學創作者都有其內在的痛苦與掙扎。在本文前面引了王文興「最快樂的人」作開端，最後我以林懷民的作品「蟬」中的一段作為結束。

……我倒是常常想到小范，特別是我特別高興或特別煩的時候，過了這麼久，我還是願意他是自殺的，當我被生活折磨得懊喪時，我常想小范是比我們幸福的，他一走了之，省去了好多煩惱和痛苦，可是有更多的時候，我又想，他這麼早結束自己，也失去了許多生命中值得叫人欣慰的事情，像家、孩子。（你結婚了沒？你那個同學？）沒提起，我實在不能想像你的太太會是什麼樣子——你跟那個姓吳的 roommate 有沒有聯絡？他也在這裏，不太跟中國人來往。也是聽來的，也許根本不是他。）其實，我們不必想得太多，有那麼多事，我們以為會發生，感到害怕恐懼，結果不一定發生，卻有那些做夢也想不到的事，一件又一件像浪潮打過來，我們一樣死不了。其實我們什麼都不要想，而我們就會活下去，而我們就活過來了，我們什麼都不必想，不要去想……